駁案彙編

山東司

一起刑部謹

奏爲遵

旨速議具奏事軍機交出山東巡撫鐵　奏部駁滕縣民王連等因姦謀殺本夫徐大生母子二命審明治罪等因一摺嘉慶八年六月初四日奉

旨著交刑部速議具奏欽此欽遵交出到部核臣等議得山東巡撫鐵　奏稱竊照滕縣民王連等謀死徐大生母子二命一案先因王連供係在

逃之王二起意爲首該犯聽從加功王年亦止
認將盛氏騙走通姦與該氏均不知謀命情事
將王運照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聲明監候
待質王年依誘拐例擬軍盛氏止科姦罪據該
縣辦由前任府司審轉值調任撫臣祖之望赴
登鎮查閱官兵公出委署藩司陳鍾琛代訊後
核明具題刑部以此案由王運圖得盛氏而起
顯係該犯起意謀命王年亦難保非知情同謀
駁飭將該二犯另行確審盛氏先行照擬發落

等因具題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欽此臣隨飭提人證去後該縣蔡
臨知有部駁亦復自疑向王連王年再四研究
該二犯自認均先與盛氏有姦餘供尚仍閃爍
該縣據供稟報將各犯委員押解到省由按
察使金光悌督同濟南府張鵬昇等審擬招解
前來臣親提研鞫緣王連籍隸滕縣與堂兄王
和南王年同族兄弟各村居住王和南王年係
同胞弟兄各犯平日與滋陽縣人孫大生孫篤

氏母子均不認識徐馬氏同子徐大生媳盛氏
等遷至嶧縣在堂姪徐成家寄住幫人傭工盛
氏與徐成之妻不睦欲回滋陽母家經徐馬氏
母子血止盛氏决意歸寧于嘉慶七年三月初
四日乘徐馬氏徐大生傭趁未回將兩歲幼子
托夫妹二妮獨自起身回籍徐大生歸家詢知
趕至滕縣蘇疃村將盛氏追及令回嶧縣不允
時巳天晚投宿該村王和甫家內初五日早徐
大生因盛氏堅不肯歸欲喚同伊接取令盛氏

認王和南之母劉氏爲義母囑其將氏留住勿
任私回自已趕歸嶧縣初六日王連至王和南
家看見盛氏問知情由用言調唬王和南斥之
使出王連因盛氏少艾圖留爲妻于初七日邀
同族兄王二與王和南王牛相商懇伊等代爲
設計願謝京錢五十千文王二隨向侯添大生
來接哄由山路行走將盛氏從岔路賺赴王和
南家均各允從而散王牛王連各于初七月初
八日私與盛氏通姦一次王連將圖留爲妻與

王二等所商之語向其告述盛氏允從初九日晚徐大生懷抱幼子同母徐馬氏趕至王和南家徐氏將盛氏斥罵定于次日同回初十日早王連復同王二走至將王和南王牛喚出大門外商議王二慮及拐後被控王連即稱不如將徐大生母子在途殺死滅口王牛等依允時盛氏尾至門首聽聞其語聲言事發鬧大王連囑勿多管盛氏不復再言走入屋內王連即同王二歸取器械囑令王和南須送徐大生母子起

身王和南進門稱由青山頭小路走回較為近便徐大生同毋徐馬氏信以為寔即帶盛氏起程王和南送至彭家山口而返王連王二王牛分擕刀斧自後趕往與王和南在途遇見詢知徐大生母子已由山路前進王連王牛王二節向前追趕于二十一日上午趕至嶍峩縣鳥雪山望見徐大生等在前行走因白晝不便下手王二令王牛向前捏稱徐成推車相撥未見疑為藏匿現欲控告令徐馬氏等轉回免致伊家受

界徐馬氏母子信而轉同王連等亦上前催行迫至天晚同至滕縣彭家山口徐馬氏母子走之在溝甫坐歇盛氏抱子先過溝北王二拔斧砍傷徐馬氏頭顱倒地徐大生聲喊王連用左手揪住其辮右手持刀砍其項脖王二用斧砍其頭顱王牛亦用刀扎其左脇均立時身死王連等遂令盛氏至韓村王二家過夜十二日早王牛囑令王連歸家措錢以便賣人王連迴同僅措得京錢三千十三日攜赴王二家丙王

牛巳于是早將盛氏領回蘇壇王連將錢交付王二同往要人王牛戀姦措留王連屢討不理心懷妬恨商同王二揑稱風聞王牛在彭家山口窩人毋子霸留婦女向充當將後之族叔王錫元告知後即各自逃逸冀圖獨將王牛治罪洩忿王錫元往諭王牛只認拐匿不認謀害盛氏知事敗露假意哭喊及囑報官王錫元稟縣驗訊王牛恃無眞證堅供不知謀命情由盛氏復藉稱屍親假求伸理及獲王連到案悉將王

牛證定自己難已避重就輕遂只自認聽從王二加功此各犯始而相商繼而相異嗣復交相避重就輕之寔在情節也臣以此案先後所審者從互異罪名懸殊原問官何以並不悉心研訊案內實在情節全未審出兩次提犯至同兩司親加研訊據該犯等堅供實係圖免重罪從前縣訊時堅不吐供以致問官無從審得實情該縣等亦自認糊塗至再究詰供情歷歷如繪矢口不移似無遁飾將盛氏依律改擬凌遲處

死王運擬斬立決王牛擬斬監候照例刺字王
和南擬流等因具
奏前來 查律載妻妾因姦同謀殺死親夫者凌
遲處死又謀殺夫之父母凌遲處死又例載殺
一家非死罪三人擬斬立決財產查明酌斷一
半給付死者之家又姦夫起意殺死親夫之案
姦夫擬斬立決其從而加功之人如亦係姦夫
擬斬監候又律載謀殺人從而不加功者杖一
百流三千里各等語此案據該撫奏稱盛氏已

聞姦夫王連等有商謀實命之語並不大聲喊
阻入告夫姑聽其自投死路迨目擊夫姑在途
被害仍與姦夫同回姦宿事發之日復捏情諱
飾忍心濟惡罪關夫姑二命法無可寬查因姦
同謀殺死親夫與謀殺夫之祖父母父母罪各
相等應從一科斷應如該撫所奏盛氏合依妻
妾同姦因姦謀殺親夫凌遲處死律凌遲處死
王連因姦起意謀殺本夫與殺死一家非死罪
二人罪亦相等王連亦應如所奏合依妻夫起

意殺死親夫姦夫擬斬立決例擬斬立決仍查明財產酌斷一半給付死者之家王士聽從加功其將盛氏拐留亦先出自王連主意王牛亦應如所奏合依爲從加功之人亦係姦夫者擬斬監候秋後處決該撫又稱王和南聽從商謀騙令徐大生母子由小路行走復親自送至半途即屬同謀已行合依謀殺人從而不加功杖一百流三千里律杖一百流三千里王和南之母劉氏王二之妻李氏皆係事後知情律得容

隱應免置議查劉氏現年七十四歲止生王和南王午二子別無次丁王午王和南問擬斬流俱罪有應得惟其世財係無罪之人年老無依情似可憫可否照弟兄犯罪存留一人養親之例將王和南准其存留養親聽候部議逃犯王二嚴緝獲日另結等語查王和南之母劉氏年逾七十止生該犯王和南王午二人王午現已問擬斬候王和南罪止擬流與弟兄犯罪存留一人養親之例相符應令該撫取結報部准其

存留養親餘均應如該撫所奏完結逸犯王二
仍令嚴緝務獲審擬另結再該撫奏稱查部駁
事件原擬徒杖改為凌遲立決經覆審官審明
更正者原審之府縣均例有處分此案滕縣知
縣蔡臨于提犯時雖曾究出端倪惟初審時未
能審出因姦謀命重情幾至重犯漏網應與前
署兗州府事青州府同知趙懷玉均請交部照
例議處等語現已欽奉
諭旨交部議處應移咨吏部照例辦理等因嘉慶八

年六月初七日奏本日奉
旨盛氏着即凌遲處死王連着即處斬王牛依擬應
斬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山西司

一起楊士魁刁姦秦王氏挾制窘辱致秦王氏同母王李氏併妹王三女同時自縊身死一案先據山西巡撫蔣　疏稱楊士魁與王李氏比鄰居住王李氏長女秦王氏嫁與秦三元爲妻秦王氏旋因夫故不時歸寧會與楊士魁同院之楊進全結爲姊弟常相往來嘉慶元年正月秦王氏回至母家是月十六日秦王氏又赴楊進全家閑坐楊進全隨與調戲成姦迨後乘隙宣

淫不計次數王李氏知情縱容王李氏之媳王
常氏並不知情六月初八日秦王氏歸甯復與
楊進全乘空續舊被王常氏撞獲一次楊士魁
入經看破七月初十日秦王氏路過楊士魁門
首楊士魁用言調戲秦王氏拒絕走回楊士魁
心懷不甘隨向素好之劉臘孩安馬迷趙三孩
告知邀同捉姦劉臘孩等應允是夜起更楊士
魁探知秦王氏復至楊進全家內即邀劉臘孩
等同往叫門楊進全開門查詢楊士魁趕入房

內楊進全畏懼躲避楊士魁卽將秦王氏拉至
伊屋遣令劉腸孩等各散將秦王氏逼勒成姦
從秦王氏走回十一日李馬迷撞遇李楝孩告
知楊士魁等捉姦之事李楝孩往向楊士魁問
明亦圖挾制求姦當卽前往適楊進全正向秦
王氏詢問被姦情由李楝孩走至喝破併辱楊
進全抵賴村斥李楝孩卽將秦王氏頭上銀簪
搶拔跑去藉爲姦據秦王氏趕出嚷嚷楊士魁
聽聞出視楊進全當將秦王氏勸至伊家時賈

宗周路過向楊士魁詢知虞悉滋事往喚李棟
孩王楊進金家勸令還贅李棟孩見秦王氏在
彼聲言被罵必欲親為斟酒賠禮否則張揚羞
情楊士魁隨取酒遞令秦王氏斟給李棟孩飲
畢還贅各散楊士魁復囑秦王氏嗣後常與姦
宿秦王氏不答走回是晚王常氏由母家回歸
見王李氏與秦王氏在房哭泣詢悉前情王李
氏聲稱被楊士魁欺辱難堪不但伊與秦王氏
無顏見人即幼女王三女亦難許字不知一同

自盡王三女亦即啼哭不願做人經王常氏勸
慰囑將秦王氏送往夫家不再回歸楊士魁等
無由滋鬧王李氏應允十三日率同王三女伴
送秦王氏回歸行至村外棗樹下坐歇楊士魁
經見復又向拉秦王氏欲姦王李氏欲起攔阻
楊士魁用言斥禁王李氏哭稱害命王三女在
旁哭泣楊士魁不理强拉秦王氏至高粱地內
行姦詎王李氏王三女目擊情形羞辱難堪各
解繫腰線帶在于棗樹上自縊楊士魁姦罪與

秦王氏走出秦王氏見而不依楊士魁拌脫逃
逸秦王氏亦即自縊先後殞命報驗獲犯審供
不諱查楊士魁因知秦王氏與楊進全通姦糾
捉逼脅成姦繼因途遇王李氏王三女伴送秦
王氏回歸復敢強拉秦王氏續姦斥禁王李氏
攔阻以致該氏等情極無佣毋女二人先後自
縊寔屬淫惡不法雖王李氏縱容秦王氏與楊
進全通姦而王三女寔屬平民自應按例問擬
秦王氏業經出嫁未便作一家論楊士魁依衰

强兇惡之徒因事威逼挾制窘辱令平民寃苦無伸情極自盡致死一家二命及非一家但至三命以上例擬絞監候李棟琛等擬以流徒等因具題經　臣部查律載因姦威逼人致死者斬監候又例載因姦威逼人致死審有挾制窘辱情狀其死者無論本婦本夫父母親屬姦夫亦以威逼擬斬又豪强兇惡之徒因事威逼挾制窘辱令平民寃苦無伸情極自盡致命一家二命及非一家但至三命以上者絞監候又因事

威逼律註云如戶婚田土錢債之類各等語是威逼人致死罪名有斬絞之分總以因姦因事爲斷若戶婚田土錢債等事恃其強橫欺制窘辱在其人雖有冤苦莫伸之情在該犯或事起理直並無必置于死之意而死由自盡故雖至一家二命及非一家至三命以上者祇擬絞候此則準情定法所以昭平允也若因姦威逼人致死另有專條蓋名節乃舉世所重姦淫爲惡之首故無論本夫本婦父母親屬均應擬斬候

所以懲邪淫而維風化律例各有專條引斷不
容牽混此案楊士魁因知秦王氏與楊進全通
姦邀同劉鵬孩等往捉將秦王氏逼脅成姦後
被李棟孩聞知亦圖挾制求姦前往侮辱將秦
王氏頭上銀簪搶拔經賈宗周等處和還簪而
散氏母李氏因被欺辱已有與女大家欲死之
言經氏媳壽氏勸令將秦王氏送回夫家使楊
士魁等無由滋鬧李氏卽同幼女將秦王氏送
回行至村外小楊士魁經見復欲拉秦王氏行姦

王李氏攔阻楊士魁不理強拉秦王氏至高粱地內行姦王李氏與王三女目擊情形窘辱難堪各解腰間縧帶在於桑樹上自縊殞命楊士魁姦畢與秦王氏走出楊士魁見而逃逸秦王氏亦自縊身死是王李等三人之死寔由楊士魁強拉秦王氏行姦挾制窘辱所致與因他事威逼致死者情本不同雖秦王氏先與楊進全通姦李氏曾經縱容但該犯之初次逼姦秦王氏李氏已因被欺不甘將秦王氏送回該犯又

至途中強拉秦王氏行姦李氏並無縱容之情
已不可寬該犯之罪兇十四歲之王三女九屬
平人初聞楊士魁逼姦伊姊已言不愿做人後
又目擊拉姦情形窘辱難堪以致同母自盡自
應照因姦挾制窘辱致死本婦親屬擬斬之例
定擬今該撫既言王三女係屬平人乃因秦王
氏係犯姦之婦伊母先有縱容之事遂略其因
姦挾制窘辱致斃無辜之人於不問僅將該犯
照因事威逼致死三命之例擬以絞候是未思

因姦因事之情有不同律例之罪名各别引斷

既屬牽混情理即多不協案關斬絞出入臣部

碍難率覆應令該撫詳核案情另行按例妥擬

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嗣據該撫將

奏稱遵查楊士魁先既刁姦秦王氏繼復于途

中將秦王氏强行拉姦以致王李氏母女三人

同時自縊身死寔爲淫惡不法雖秦王氏先曾

犯姦王李氏亦經縱容並非平民而王三女則

係秦王氏之妹又屬無辜平人亦竟因此自盡

寔由楊士魁因姦拟制窘辱所致前依威逼致

死三命例擬絞未免輕縱自應遵駁更正將楊

上魁改依因姦威逼致死本婦親屬例擬斬監

候等因嘉慶三年十二月初四日題初六日奉

旨楊士魁依擬應斬着監候秋後處决餘依議

直隸司

一起趙廣懷强姦李景之妻閆氏未成嗣閆氏被人殺死李景誣指趙廣懷爲正兇一案先據直隸總督梁肯堂咨稱趙廣懷與李景同村前後街居住素無嫌隙乾隆五十五年五月二十日二更時分趙廣懷飲醉回歸由李景家門首經過稔知李景傭工未回家止幼女愛姐趙廣懷望見李景之妻閆氏坐在院內乘涼頓萌淫念闖進院內向閆氏調戲閆氏不依趙廣懷即將

閆氏扳倒欲行強姦被閆氏叫罵趙廣懷畏懼逃逸次日閆氏趕至趙廣懷家吵鬧經伊父趙方勉央求令趙廣懷賠禮服息五十八年二月初八日李炅之女變姐飯後赴街閒遊薄暮回家伊母閆氏並未在家詎閆氏于是夜三更時分被人在于趙廣懷家門首用刀扎傷肚腹臍肚透膜肚腸俱出併傷額顱左右額角左右手等處躺地哼哼時趙廣懷之弟趙三睡醒聽聞喚同趙廣懷開門瞥見閆氏已不能言語當即

往告地保趙常富等偕同走至認明閆氏屍身并見身旁遺有兇刀趙常富等因李景在鋪傭工家止幼女未經告知次早正欲赴舖向李景告知適李景回家告知看明李景憶及趙廣懷先經强姦伊妻未成今在其家門首受傷心疑趙廣懷前往伊家圖姦伊妻被閆氏追至趙廣懷門首扎傷囑令地保報官並揑稱伊已問過伊女愛姐昨夜聽見有人撥門進屋認明趙廣懷被伊妻呼喊趕出未回似係趙廣懷將伊妻

扎傷令地保呈報該地保等當即報縣李昺日
家告知伊女愛姐令其照供閆氏傷重即于是
晚身死報縣驗訊李昺與女愛姐均誣指趙廣
懷為正兇質之趙廣懷堅不承認經該司提犯
來省究出前情訊據該犯將強姦未成情由供
認不諱嚴詰姦殺死閆氏情事覆訊李昺堅
稱委係從前懷疑誣指質之趙廣懷極口呼冤
并稱是夜伊果前往圖姦撥門進屋被閆氏喊
追至伊門首正值夜深人靜不難殺死滅口

藏兇刀移屍別處扃門就寢詭爲不知焉若留
其殘喘棄刀往投地方自取敗露之理等語是
趙廣懷並非此案正兇無疑至趙廣懷是夜雖
無圖姦扎死閆氏情事但先經調戲閆氏未允
輒將閆氏扳倒欲行强姦因被喊駡未得成姦
而遽自應按律問擬將趙廣懷依强姦未成律
杖一百流三千里另緝正兇務獲究報等因咨
部經 臣部詳核案情趙廣懷與李閆氏家相距
僅百餘步趙廣懷從前旣經强姦閆氏未成或

淫心未泯探知其夫外出前往氏家圖姦逆被閆氏不依提騖追及其門事窮勢極用刀將閆氏殺死此乃圖姦不已者情事之常李景初報指爲趙廣懷所殺並屍女愛姐初供趙廣懷貧夜撥門伊母追趕出門俱非無因今該督據趙廣懷並伊弟趙三供稱是夜趙三聽聞門外有人哼哼喚同趙廣懷開門查投地保認係閆氏並趙廣懷覆供如係圖姦被追至門不難殺死滅口收藏兇刀何肯向留殘喘等語卽信趙廣

懐爲非此案正兇殊不思趙三係趙廣懐胞弟
所稱是夜聽聞聲息喚同出視之處已難保無
串同裝點捏飾之情即趙廣懐覆稱如係圖姦
被追不難殺死滅口收藏兇刀何昔尚留殘喘
一節在殺人者固多移屍滅跡不肯留冤屍在
門爲敗露之端然奸狡之徒詐僞百出或因殺
人後不及移藏或藉殺人必不留屍在門爲嚐
嘵置辯之地則旁無確証犯供即不足憑況查
李景初報及覆審各供皆稱閆氏係被趙廣懐

殺死迨事隔年餘忽改供稱爲心疑誣指恐有受賄翻供情事或因懸案拖累不得已希圖改供了案亦未可定再查李景供內稱閆氏兩日與人無仇是日並未帶有銀錢是閆氏之被殺既非仇害又非圖財其爲因姦被殺無疑而又適殺在曾經強姦不從之趙廣懷門首正宜從此根究切寔按例定擬其無枉縱乃該督止憑趙廣懷所供之詞謂非正兇並未審有確證其屍夫李景頓翻前供之情止稱前係疑心妄控

亦未究明寔據不足以成信讞等因咨駁去後
續據該督咨稱遵照部駁情節提犯研鞫據趙
廣懐供稱乾隆五十五年間該犯強姦閆氏未
成閆氏趕往吵鬧向其服禮始息是該犯明知
閆氏係屬守正不汚之婦斷無暑隔兩載有餘
復往圖姦之理即據李景父玄前供該犯係撥
門進至圖姦如果屬寔定有撥門情形何以從
前相驗時細看閆氏住屋門上並無撥動形跡
自非撥門圖姦已屬顯然如謂圖姦閆氏不從

被趕出門閆氏自必大聲疾呼乃喊追至百餘
步直抵該犯門首始行用刀扎傷斯時前後左
右街鄰竟無一人聽聞聲响且伊如果前往
撥門圖姦已被閆氏之女愛姐認識當閆氏喊
追出門愛姐即因黑夜不能出外找尋竄不喊
段救護還行安然就寢此即非圖姦被追殺死
之証據況一男子而被婦人追趕尚非事勢
極之侯亦何必將其扎傷若因圖姦不遂被其
趕罵一時忿極起意致死勢必當時殺死何以

留其一息自行欲手乘刀往投地方不憚處及閆氏痊愈之後指名控告設或閆氏當時尚能一言半語寧不立取敗露之端與其將氣息奄奄之屍留于門首以為置辯地步莫如立斃其命移屍他處收藏兇刀諉為不知更為乾淨訊之趙三供亦相符隨訊據屍夫李景供稱前因趙廣懷曾經强姦伊妻今伊妻又被傷在趙廣懷門首心疑趙廣懷為正兇希圖為妻伸冤嗣因趙廣懷始終不認委員根究確據伊無可置

辯始行寔供并稱伊妻閆氏平日常在附近村
庄受雇針線熟識之家甚多是晚不知從何處
走回被何人殺死伊寔不知情是趙廣懷妄無
串同伊弟趙三裝點揑飾及賄囑李景投供各
情事趙廣懷應請仍照原擬依強姦未成律杖
一百流三千里等因復經　臣部以該督所稱趙
廣懷強姦閆氏未成服禮始息明知閆氏係守
正不汚之婦斷無事隔兩載有餘復往圖姦之
理該縣相驗時驗明閆氏住屋門上並無撬動

形跡自非撬門圖姦已屬顯然一節不知貪色之人慾心難滅飾利害不顧其因圖姦不遂後隔多日又往圖姦致釀人命者亦往往有之不可以事隔兩載即信該犯斷無復往圖姦之理至該縣驗無撬門形踪閆氏鄉村民婦之家其住屋門料非深嚴鎖鑰縱經關閉或不難一撬即開未必定有形跡可驗何得執此為該犯顯非撬門圖姦之據又如所稱果趙廣懷圖姦閆氏不從彼趕至房門殺死閆氏自必大聲喊救斯

時街鄰人等豈竟無一人聽聞聲喊且閆氏喊追出門愛姐寧不喊叫此即非圖姦被追殺死之証據一節查閆氏被殺在趙廣懷門首傷痕兇刀經驗顯然其時曾否大聲喊救閆氏已死雖無憑質究但爲街鄰人等無人聽聞聲响即信非趙廣懷所殺豈無人聽聞聲响轉可作爲他人殺死之據至于愛姐簡夜見人入室伊母喊追出外其時以弱齡幼女自必心懷畏懼何暇計及幫護其母又何能預料其母出必遇害

而跟隨喊救恥以此爲非圖姦被殺之語亦于
情理未合又如所稱趙廣懷者因圖姦不遂起
意致死與其留氣息奄之屍移門首爲遁辯
地步莫如立斃其命囑令趙三郡同移屍諉爲
不知身爲乾淨一節查原驗閆氏被砍十二傷
致命六處傷至透膜腸出閆氏登被重傷倒地
當時自必昏暈趙廣懷亦必料其已死迨閆氏
甦醒時殘喘呼號原爲趙廣懷初念所不到其
後遂藉此喉嚨爲遁辯至于移屍滅跡因屬殺人

者所常有然或趙履懷於殺死閆氏時心膽虛怯未暇計及移屍抑或該處係屬村庄人居稠密處恐被人撞破立取敗露故為往投地方以便掩飾狡辯似此情理豈可盡信又如李貴供稱伊妻閆氏平日常在附近村庄受僱針線短工之家甚多是晚不知從何處走回被何人因何事殺死一節查閆氏以婦人受僱傭工何至三更後始行走回其稱受雇村庄之家甚多豈有雇人針線卒自將人殺害之理且又因何殺

在趙廣懷門首以此辯非趙廣懷所殺要屬遁
詞且查李鼎供稱閆氏素無仇人是日並未帶
有銀錢是閆氏被殺既非仇害又非圖財甚爲
因姦被殺無疑又正殺在强姦不從之趙廣懷
門首其事斷非適然巧合從此切實跟究自不
難得確情是乃該督等據趙廣懷並無證據之供
詞遽信爲非正兇既經縣審又未審有確據仍
將趙廣懷照初次强姦未成之罪聲請另緝正
兇雖曰罪疑惟輕但恐貞婦含寃淫兇漏網殊

非明刑弼教之道未便如該督所擬遽定發遣
應今該督再行虛衷研鞫毋致稍存迴護務得
寔情確証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李因復行
咨駁去後嗣據該督梁　疏稱提犯覆訊緣趙
廣懷與李真前後街居住李真家並無街門乾
隆五十五年五月二十日夜二更時分趙廣懷
飲醉回歸由李真門首經過見李真之妻曾氏
坐在住屋門口乘涼稔知李真並未在家進院
圖姦曾氏查問趙廣懷稱名答覆即上前手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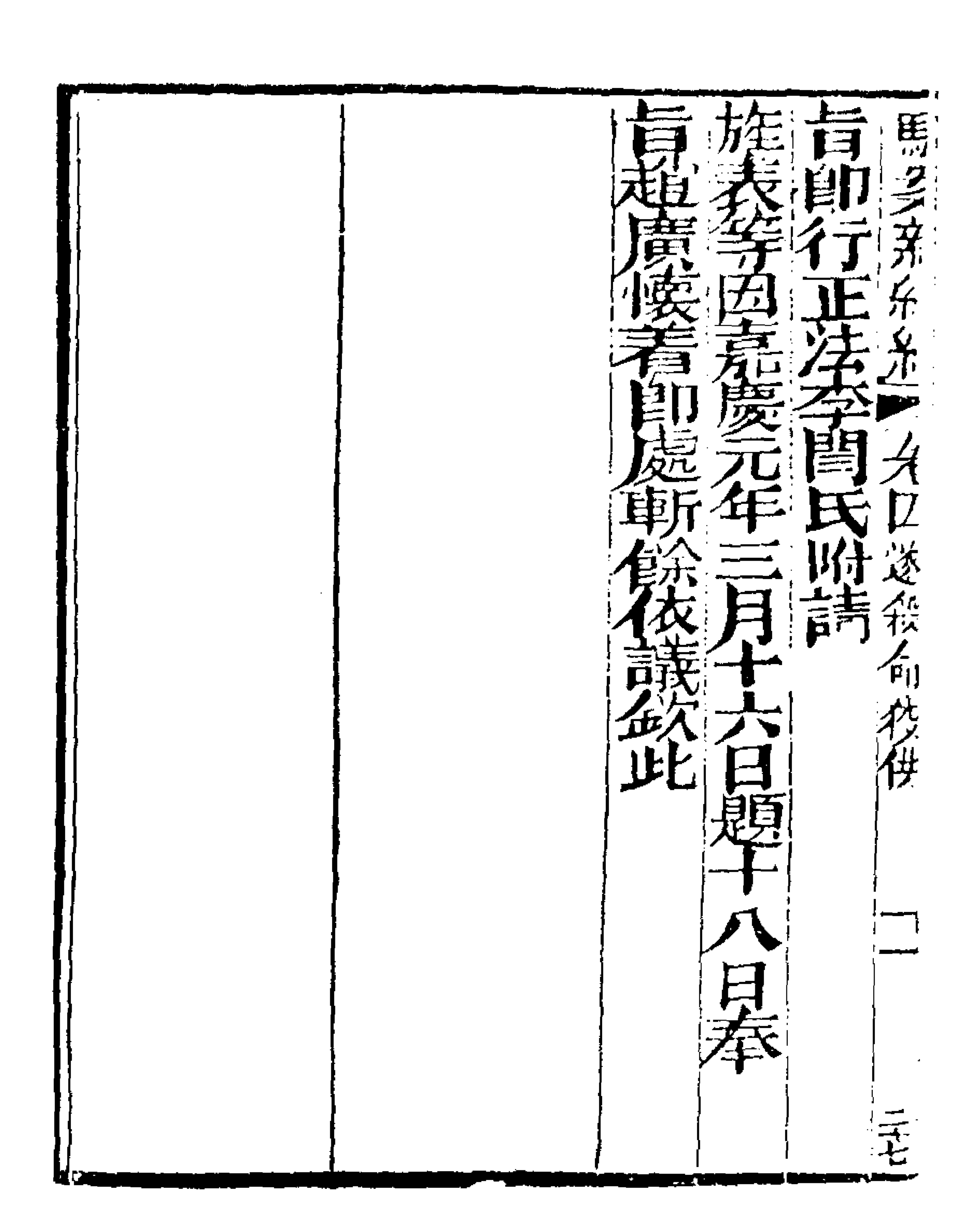
閆氏肩用閆氏喊罵趙廣懷逃逸閆氏赴趙廣
懷家不依伊父趙方勉央求賠禮寢息至五十
七年九月間李景復受雇傭工不克常回趙廣
懷聞知慾心未泯五十八年二月初八日夜二
更時趙廣懷憶及閆氏稔知李景常不在家起
意前往圖姦遂攜鑰匙一把潛至李景家門首
見屋內燈火已熄竟料閆氏等業已睡熟遂用
鑰匙撥開屋門進房閆氏聽聞聲响披衣坐起
點燈照看認係趙廣懷即行喊罵趙廣懷知其

不從即逃奔回家詎閆氏攜刀趕至趙廣懷門首喊叫趙廣懷兇父知覺查究即趨出開門與勸閆氏回家閆氏瞥見趙廣懷即用刀向砍趙廣懷將刀奪獲閆氏嚷罵并拉住趙廣懷奪刀聲言欲與拚命趙廣懷掙不脫身用刀扎劃致傷閆氏額頭左右額角右手背有手虎開成仰跌倒地喊罵不休趙廣懷頓起殺機用刀斗扎致傷閆氏肚腹臍肚等處經趙三之妻祁氏聽聞喚醒趙三出視向趙廣懷詢問趙廣懷將被

閻氏追趕拚命奪刀扎傷之言向告趙三進屋
向伊父趙方勉并妻祁氏告知趙方勉出視詢
知前情斥責其非趙廣懷跪求伊父容隱趙方
勉欲自行捏稱外出不知趙廣懷復與趙三相
商囑令趙三到案捏稱是夜係趙三聽聞門外
有人聲喧將伊喚起出視趙三應允趙方勉隨
躲避外出趙廣懷同趙三郎向地方趙賓寫等
告知看明適李景向家要姐亦將前情告知李
景飭至趙廣懷門首看明報縣驗詳飭委保定

府會同審訊趙廣懷堅執不認屍女愛姐等因
趙廣懷忍刑不吐畏罪受累即改易前供該府
等隨據供將趙廣懷照強姦未成例擬流聲請
另緝正兇當經咨准部覆以案情未確駁飭另
行確審詎趙廣懷以及屍親人等俱復狡供如
前該府等仍照原擬詳請咨准刑部駁飭提審
經按察使全保訊出案內要證趙三之妻祁氏
並應質之趙方勉行提到案隔別研鞫趙廣懷
始無可置辯將前往圖姦未成被閆氏趕至該

犯奪刀殺傷身死并央求伊父趙方勉與伊弟
趙三扶同徇隱後賴各情供認不諱趙廣懷初
欲圖姦閆氏未成業已寢息嗣慾心未泯復往
撬門入室雖一聞閆氏喊罵即行逃逸尚無強
姦情事但當閆氏持刀尋至該犯輒敢奪刀將
閆氏連扎多傷有心致死雖與強姦立時殺死
不同寔與罪人殺所捕人無異將趙廣懷照律
擬斬監候該犯因姦殺死復茹刑狡展拖累多
人致延時日請



旨即行正法李周氏附請

旗奏等因嘉慶元年三月十六日題十八日奉

旨趙廣懷着即處斬餘依議欽此

山東司

題爲報明事據山東巡撫覺羅 咨稱寧海州徐十因姜譚氏偷瓜辱罵逼脫衣褲致令自縊身死一案緣徐十籍隸該州種地度日與姜譚氏同村認識徐十村外高地種有高粱穆子並南瓜地一畝餘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徐十在地收割穆子日西時分姜譚氏帶同幼子姜順赴徐十地內偷摘南瓜一個徐十窺見赶往奪獲用鐮柄毆打姜譚氏右肩甲右胳膊

二下姜譚氏坐地喊罵徐十聲言該氏偷摘伊瓜尚敢罵詈如若再罵即當剝衣姜譚氏仍罵不休斯時若敢剝衣纔與不得了局之言相激徐十氣忿上前欲剝衣服姜譚氏即將所穿布衫自行脫下倒地撒潑辱罵徐十忿極因該氏行竊被獲猶敢悍潑意欲給其無顏又令脫去下衣姜譚氏不允仍行辱罵徐十用鐮柄嚇唬聲言如不脫下即行毆打姜譚氏遂蹲入穇子地內將褲脫下擲給徐十携取衣褲同被

窃南氏與家奚譚氏賞令伊子奚順往恐素好之王曹氏遂穿衣褲而回徐十將衣褲南氏攜回家內向伊父徐坤告知徐坤斥責其非當將衣褲送還奚譚氏因被逼脫衣褲氣忿哭泣王曹氏恐其自盡伴宿二夜十八日王曹氏見其氣色稍平即行回家詎奚譚氏忿然莫釋輒萌短見於是晚投繯殞命經伊長子奚大喊同鄰人奚祥雲點燈照視解救無及報州驗訊通詳奉批飭審飭據該州審擬解府經該府因恐案

情不確飭委福山縣會同該州確訊委無圖姦
情事由府覆訊呈解提犯研訊據供前情不諱
恐有圖姦致死情事嚴加究詰據該犯堅稱當
時爭鬧情形係宫屍子安順在場目擊即原脫
衣褲亦經該州驗明並無裂損痕迹委無别故
矢口不移似無遁飾查律載盜田野穀麥菜菓
准竊盜論又例載因他事與婦女角口彼此詈
罵婦女一聞穢語氣忿輕生者杖一百流三千
里又兇惡棍徒行兇擾害人者發雲貴兩廣

烟瘴少輕地方充軍仍照名例發極邊足四千
里此案徐十因姜譚氏偷摘南瓜擅將毆打致
被辱罵該犯意在恥辱逼令脫衣訊無闘姦情
事且死係行竊非人迥非清白婦女可比但該
犯逞事主之威輒行逼脫衣褲以致自盡殊屬
兇暴未便寬縱徐十應照兇惡棍徒行兇擾害
例改發烟瘴地方充軍照名例發極邊足四千
里充當苦差姜譚氏衣褲當場查驗後業經給
付屍親具領應毋庸議擬合咨達等因前來

查此案徐十因同村認識之妻譚氏帶同幼子妻順在伊地內偷摘南瓜該犯瞥見奪獲用鐮柄毆傷妻譚氏肩甲胳膊等處妻譚氏坐地喊罵徐十聲言該氏偷摘伊瓜尚敢詈罵如若再罵即當剝衣妻譚氏仍罵不休徐十氣忿上前欲剝衣服妻譚氏即將所穿布衫自行脫下愈肆詈罵徐十忿極又令其脫去下衣妻譚氏不允仍行詈罵徐十用鐮柄嚇唬聲言如不脫下即行毆打妻譚氏遂蹲入穇子地內將褲脫下

擅給徐十携取衣褲同被劉南瓜回家婁譚氏
嘗令伊子往狠婁好之王曹氏送還衣褲而回
婁譚氏因被逼脫去衣褲氣忿哭泣王曹氏恐
其自盡伴宿二夜十八日王曹氏見其氣已稍
平即行回家詎婁譚氏忿終莫釋輒萌短見於
是夜投繯殞命細核案情婁譚氏偷摘徐十地
內南瓜經徐十撞遇毆打婁譚氏儘可逃跑乃
敢喊罵其不畏懼徐十可知何至逼令脫衣即
自行脫給復又躺地混罵追徐十嚇令脫褲自

未毆打婁譚氏係屬婦女又害羞即將褲自行脫給是該氏忽强忽怯之情理實不可信該撫因屍子婁順賀經供認目擊伊毋自行脫給衣褲遂信以為實殊不知婁順係六歲幼孩毫無知識焉知非係十紿誘供認豈可指為命案確證且王曹氏伴宿一夜亦斷無不向婁譚氏查問之理今閱王曹氏供詞並無一語提及僅據婁順所告空言依樣供吐殊難憑信該撫不過以强姦婦女之案收褲必有損裂形跡即被

制圖姦亦終畏人知覺斷無將衣褲攜回告知
伊父之理是以將徐十定爲强辱婦女致死照
棍徒擾害例擬軍案情閃爍之處並未確切研
訊奚譚氏以行竊情虛婦人敢於撥激詈罵旋
又畏打自脫衣褲既自行裸露罔顧顏面於前
又何肯忿激輕生於後諸多疑竇雖經該撫驗
審驗明衣褲並無損裂痕跡但彼時徐十已將
衣褲攜回告知伊父徐坤始行送還即有損裂
又焉知不爲更換以泯破綻之跡況奚譚氏已

縊首縊其子均屬幼稚無知亦不能確認伊毋
原穿衣褲今該撫將徐十照棍徒擾害例擬軍
是明爲加重實有規避因姦威逼致死之條事
關命案本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另委賢員研
訊確情按律妥擬到日再行核覆可也等因咨
騐去後茲據該撫疏稱緣徐十籍隸該州種地
度日與婁譚氏同村認識徐十在村外崗地種
有秫子高粱並南瓜亂餘乾隆五十七年七月
十六日徐十在地收割秫子日酉時分婁譚氏

帶同幼子姜順赴徐十地內偷摘南瓜三個徐
十瞥見持鐮趕往姜譚氏即用衵襟兜瓜前跑
徐十因譚氏少艾四顧無人頓萌淫念起意挾
制圖姦即趕至姜譚氏前面指斥偷瓜假以奪
瓜爲由乘勢拉下其褲姜譚氏撩下南瓜坐地
喊罵徐十即用鐮柄毆傷其右肩甲連腿膊將
褲拉脫徐十欲推倒行姦姜譚氏兩手支架彼
此扭結拉脫衣扣徐十欲行扳倒走至姜譚氏
背後揪住衣領用力狠拉姜譚氏身往前掙未

板扳倒將裙拉脫姜譚氏乘勢掙起前往西首
穀地奔走徐十復行追趕因望見有人走至畏
懼即止未經成姦徐十即拾取姜譚氏衣褲同
所窃南瓜回家姜譚氏嘗令伊子姜順懇素好
之王曹氏裝穿衣褲而回徐十回至家內揑稱
姜譚氏偷瓜被奪辰驚意欲羞辱逼脫衣褲向
伊父徐坤告知徐坤知其存心不善當將徐十
毆責未經深究隨將衣褲親自送還姜譚氏因
被剝衣褲氣忿哭泣聲言無顏見人王曹氏恐

其自盡伴宿一夜十八日王曹氏見其氣已稍
平即行回家詎龔譚氏忿煞莫釋輒萌短見於
是夜投繯殞命報州驗訊徐十恐干重罪慮遭
圖賴剝衣情由揑供逼令自脫衣褲于証王曹
氏等因均未目覩不能質証亦俱隨同混供前
州原敬德據供通詳飭審詳據原敬德審將該
犯照棍徒行兇擾害例擬軍由府審解經前司
勘轉核咨嗣准部咨以案多疑竇跡似強姦斃
飭另委賢員研究確情按例妥擬等因當經行

司提齊犯証訊到案督同因公在省之泰安府徐大榕遵照部駁研訊去後茲據按察使羅煥章擬招解研訊據徐十一初猶狡賴及再三嚴究始據將起意圖姦毆剝衣褲情由供認不諱誠恐已被姦汚屢嚴詰矢口不移即核之姜譚氏生前向王曹氏泣訴亦僅稱被剝衣褲並無被姦之語據供强姦未成實屬可信査徐十一因見姜譚氏摘伊地內南瓜輒起意挾制圖姦膽剝取衣褲以致該氏羞忿自盡殊屬不法姜譚

氏偷摘南瓜雖有應得之罪而殺傷罪人律應以凡鬪科斷則強姦有罪之人致斃人命亦應同凡論徐十除毆傷姜譚氏輕罪不議外將徐十改依強姦未成本婦羞忿自盡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據此應如核撫所題徐十應改依強姦未成本婦羞忿自盡者絞監候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既稱鄉保王貴劉源不照姦作智所告之言呈報輒據徐十狡詞具禀雖訊非受

賄扶同隱匿亦屬不合均應照不應重例杖八十折責三十板仍俱革役王曹氏等因夫目覩剝褫隨同混供或係婦女畏疑或係鄉愚無知未能質証所致訊無賄囑情弊俱從寬免議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再該撫疏稱姜譚氏被徐十強姦不從羞忿自盡雖有節烈但衅起摘瓜係自取侮辱應請毋庸

旌表等語應毋庸議再該撫疏稱所有不能審出實情職名承審官係前任寧海州知州原敬德委

省管係福山縣知縣黃應剛審轉官係登州府知府藍嘉瓚前任按察使阿彰阿相應一并開報等語查定例部駁改正案件除審轉之督撫司道免其議處外其承審府州縣官如原擬軍罪部駁改爲絞候均降一級調用送部引見等語此案該犯徐十因與譚氏偷摘伊地內南瓜挾制強姦未成致氏羞忿自盡該州原敬德等曲不確審實情率照伊子吳順供認目擊伊母自行脫給衣褲遂信以爲實將該犯照棍徒擾

害例擬軍追經刑部駁審始行委員審明改擬
絞候其承審委審各官均應照例議處除遵駁
改正之前任山東按察使今調湖南按察使同
彰前應照例免議外應將承審不實之前任寧
海州知州原敬德委審之前任福山縣知縣黃
應剛暨轉之登州府知府藍嘉瓚均照例降一
級調用原敬德已經降調應於補官日降一級
用黃應剛已另案革職奉
旨送部引

見應降一級調用仍令送部引

見原敬德有加一級藍嘉瓚有加二級應否銷去加

一級抵降一級均免其降調等因乾隆五十八

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題二十三日奉

旨徐十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直隸司

一起爲報明事刑科抄出直隸總督梁　題前事等因乾隆五十八年二月初一日題三月十四日奉

旨三法司核擬具奏欽此本部會同院寺會看得薊州于二因楊瑞調戲伊妻孟氏將楊瑞勒死并孟氏在押病故一案據直隸總督梁　疏稱緣于二即于若林籍隸永清縣賣麪生理已死楊瑞係縣民徐景棟僱工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間

徐景棟令楊瑞趕車至于三所住信安鎮村內收租楊瑞時赴于二家買麵于二因與楊瑞認識並無仇隙是月二十九日早于二赴村頭挑水僅遺伊妻孟氏在家楊瑞飲醉復往買麵見孟歸獨處頓萌淫念聲言進屋尋水孟氏不許當秤麵擺給楊瑞即拉氏手調戲孟氏不依喊罵楊瑞畏懼逃逸適于二挑水回歸向孟氏詢知前情心生氣忿當即趕至街上揪住楊瑞髮辮掌批其頰楊瑞跪地磕頭求饒有村內劉成

覺上前查詢千二將情由告知劉成用言勸解楊瑞即乘空掙脫逃跑千二追趕不及隨赴徐景棟寓所向徐景棟告述前情徐景棟向其服禮並聲言俟楊瑞同寓擡逐千二旋即歇手回家孟氏尚在屋內哭罵經千二再三勸慰而息詢楊瑞回寓徐景棟向其查詢楊瑞自認酒後糊塗所致徐景棟當將楊瑞詈罵擡逐至十二月初三日夜更餘時分千二等正欲就寢楊瑞因在徐景棟家傭工十有餘載茲因千二將

調姦孟氏情由告知徐景棟致被逐出無處覓食心懷忿恨乘醉赴于二家踢開籬門嚷罵並聲言與于二拼命于二出與理論楊瑞脫下皮襖振罵益甚并用磚塊向毆于二閃避未中于二以楊瑞調戲伊妻未得洩忿嗣復登門辱罵兼稱拼命一時氣忿莫遏起意將楊瑞致死即乘勢用腳踢傷楊瑞左腿楊瑞因醉後腳軟仰面倒地于二用左手揿住楊瑞胸前右手抓取地上沙土堵塞楊瑞口鼻楊瑞用手招架時孟

氏趨至千二郎令孟氏坐于楊瑞身上按住其
胎膞千二解取楊瑞褲帶從楊瑞項頸繞轉咽
喉用手拉勒以致指甲抓傷楊瑞腦後右楊瑞
不能動彈千二恐其甦醒將帶在于咽喉左邊
結扣拾取柴棍插入扣內擰扭楊瑞立時殞命
千二復起意移屍將楊瑞屍身令孟氏幫同抬
起千二背負至村西黃家窨坑邊撩棄回家復
取楊瑞所遺衣帽一併攜放屍旁次日千二郎
行逃逸至十二月初五日有孫立齊覓見屍身告

知該村地保楊七幷婢頭邢六前往看明楊七等恐報官受累商同移屍即于是夜楊七邢六邀同孫立楊八將屍身幷衣幗等物抬至霸州東張家莊劉英坟地內撩棄而散報驗緝獲于二到案經南路廳詳委永清縣顧三秀會同該州顧晉臣詳訊詎于孟氏因柴患病延醫治不痊于五十七年五月十二日在押因病身死復經該州詳會同審解屢審供認不諱恐有另挾別嫌及另有在場同謀加功之人覆詰不移委

無道情查楊瑞始則調戲于二之妻孟氏繼因被僱主撞逐復敢寅夜逞兇踢門辱罵實屬有罪之人于二被辱不甘一時忿激將楊瑞踢倒之後不行拘執送官輒勒斃其命寔屬擅殺自應按律問擬于二郎于若林除棄屍輕罪不議外將于二郎于若林依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　查律載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依鬬殺論又夜無故入人家內主家登時殺者勿論其已就拘執而擅殺者杖一百徒三年各等語此

家于二外出楊瑞因伊妻孟氏獨處潛赴伊家拉手調戲孟氏喊嚷楊瑞逃逸于二回歸詢知前情趕向楊瑞扭毆楊瑞乘空脫逃于二赴楊瑞僱主徐景棟家訴知徐景棟遂將楊瑞擁逐楊瑞懷恨卽于更餘時分乘醉赴于二家踢開籬門進院肆罵並用磚向毆于二乘勢踢傷楊瑞左腿楊瑞因醉後腳軟仰面跌倒十二卽令孟氏坐于楊瑞身上揿住胎膊自行解取楊瑞褲帶繞勒楊瑞咽喉殞命孟氏到官後在官媒

家管押病故該管將于二聽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以鬬殺論律擬以絞候查楊瑞向于二之妻孟氏調戲已屬有罪之人設于二於回歸詢知時卽當趕毆致死自行照擅殺罪人律定擬絞候今楊瑞逃走後經于二告知僱主徐景棟將伊攆逐息事乃楊瑞不知改悔反敢挾嫌於負氣乘醉後突赴于二家踢門肆駡聲言拚命並因于二出理輒用磚向毆是其怙惡逞强殊出情理之外于二以妻被調戲又復登門辱駡

一時激于義忿將其踢倒勸斃核其情節實與致命尋常僅止調姦之罪人不同且伊妻孟氏業於到官後在押因病拖累身死査例載共毆人致死下手擬絞之犯未決以前有助毆之人監斃與解審病故者准其抵命將下手之人減等擬流在尋常共毆致斃平人之案尚得原情酌減況係擅殺罪人其情更為可恕若如該督所擬仍將于二問擬絞候是致死黑夜強暴之罪人罪及拒姦不汚之本婦在押病斃而又將

義忿之本夫爲之抵命擬之情法殊未平允律載昏夜無故入人家內已就拘執而擅殺得減鬬殺罪二等止擬滿徒楊瑞於更餘時分踢開于二家籬門進院嚷駡雖非潛身入室但旣調戲人妻又敢乘夜挾嫌尋鬧較之黑夜無故入人家內其情更覺兇暴雖未便照擅應死罪人律擬以杖責亦不便竟照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以鬬殺之條問擬絞抵自應援引此附會情定讞今該督問擬絞候似覺情輕法重本部未

便率覆應令該督另行詳核案情按律妥擬到

日再議等因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初六日題初

十日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欽此等因題駁去後茲據該督梁

疏稱當經轉行遵照茲據按察使何精阿清

河道方吳曉會呈稱行據蘄州知州顧賓臣承

清縣知縣顧三秀確核改擬覆核呈詳核題前

來臣查律載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以鬭殺論

語又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杖一百各等語細繹

律意凡有擅殺之案止論罪人之應死不應死
爲斷如果罪犯應死被捕者一時忿激致斃律
止滿杖若本犯罪不應死即將擅殺之犯以鬭
殺論擬以絞候此案楊瑞向于二之妻孟氏調
戲被于二告知僱主徐景棟斥逐詎楊瑞不知
改悔復行乘醉黑夜踢門尋鬧固屬怙惡但踢
門尋鬧究與無故入人家內令主家猝不及防
者不符即爲挾嫌肆詈并用傳向毆而于二並
未受傷是其所犯亦罪不致死乃于二輒起意

致死將楊瑞踢傷倒地用手按住胸前抓取沙
土堵塞口鼻復令伊妻孟氏幇同坐按自行解
帶將楊瑞縊勒斃命該犯本係謀殺因所殺者
係罪人不應與平人同論至該犯之妻孟氏雖
在押病故但僅止幇按並未毆有重傷是以將
于二照擅殺律擬以絞候惟是楊瑞調戲孟氏
本屬有罪之人復敢挾嫌黑夜踢門肆罵并因
于二出理用磚向毆實與尋常罪人不同而幇
按之孟氏業經病故雖與助毆之人監斃及解

審中途拖累致死者有別究屬在押因病身死其下手致死之犯夫于二若仍擬以絞抵誠如部駁殊未平允臣細覈律例內並無作何減等明文今遵照部駁準情酌核自應援引比附將于二比例擬流等因具

題前來 據此應如該督所題于二比照共毆下手擬絞人犯果于未決之前遇有助毆重傷之人監斃在獄與解審中途病故者准其抵命下手應絞之人減等擬流例杖一百流三千里至

配所折責四十板該督既稱查此案前因律例內未有減等明文是以按律問擬今係援引比附前擬並非有心錯誤所有承問審轉各官應請免議等語應毋庸議該督原疏內稱楊七邢六身屬地牌因見地內有勸庵屍身不即報官相驗輒敢商同移屍亦屬不合楊七邢六應與幫移屍之孫立楊八均應照地界內有死人里長地鄰不申報官司檢而擅移他處者杖八十律杖八十各折責三十板楊七邢六均革役至

于孟氏在押病故之處業經驗訊明確委因染患癆症醫治不痊所致官媒張魏氏據訊無凌虐致死情弊應毋庸議等語均應如該督所題完結等因乾隆五十九年二月初二日題初五日奉

旨依議欽此

山東司

刑部爲察報事刑科抄出山東巡撫鐵　題前事等因嘉慶八年三月十二日題四月二十一日奉

旨三法司核擬具奏欽此該臣等會看得淄陽縣民商劉旦忿激殺死張李氏一案先據原任山東巡撫和　疏稱緣商劉旦與張李氏貼鄰居住張李氏平日與無服表親傳七有姦嘉慶六年三月間有商劉旦姑舅表妹徐盛氏回至母家

探望因母家房屋窄小前赴張李氏家借宿備七踵至撞遇因見徐盛氏年輕起意圖姦當向張李氏言明與徐盛氏調戲成姦張李氏之夫張申及徐盛氏之叔盛輝舜等均不知情商劉旦風聞氣忿前赴盛輝堯家欲同告知因盛輝堯貿易外出即向盛輝舜訴述囑令留心嗣徐盛氏由張李氏家走出商劉旦撞遇向徐盛氏村斥張李氏聽聞不依致相爭鬧徐盛氏旋即回歸夫家迨後張李氏時向商劉旦辱駡商劉

且隱忍未較至七月初間徐盛氏復回母家居住又至張李氏家與傅七續姦一次十四日午後經盛輝舜窺破姦情當將徐盛氏攆逐嗣張李氏與商劉且撞遇疑係商劉且挑唆即向扭結扭鬧經商劉且之父商懷將伊子斥駡各散徐盛氏于十五日早回歸張李氏遇見商劉且復向斥駡商劉且恐父知覺不敢回言至點燈時分傅七赴張李氏家張李氏告知徐盛氏被盛輝舜攆逐情由為商劉且從中挑唆囑令傅

七毆打出氣適商劉旦路過張李氏家屋後聽聞憶及張李氏誘令伊表妹徐盛氏與傅七通姦有壞顏面復行唆使傅七找伊毆打心懷忿激頓萌殺念嗣見傅七走出又探知張申外出賣粥僅遺張李氏在家獨處決意戳死恐被伊父商懷知覺不依歸家假寐聽俟伊父睡熟開門走出潛至張李氏家屋後越牆進院張李氏後門未扃商劉旦入室見張李氏在牀側睡拾取磚塊毆傷其右太陽右腮頰兩處不能動彈

商劉旦見其已死將磚擲靠牀上出至墻外查看無人復慮張李氏未死又越墻入室聽聞張李氏喉內聲响未經氣絕見張李氏家外間桌上放着菜刀卽攜刀砍傷張李氏右額角右顋額咽喉右項頸并劃傷其左肩甲張李氏氣絕殞命商劉旦將刀上血跡用鞋底擦淨放在桌上仍由原路走出囘至家內時已半夜商劉旦扃門就寢伊父商懷聽聞查詢商劉旦捏辭飾覆次日午後有盛趙氏前赴張李氏家價買雞

稱叫喚未應經鄰人劉漢臣告知屍母李吳氏
同往查看瞥見屍身投地報縣獲犯驗訊詳報
審擬解司因案情未確駁飭覆訊茲據審明仍
照原擬招解研訊供認不諱覆詰並無另有起
衅別故及同謀加功之人查高劉且與徐盛氏
係姑表兄妹因張李氏容止徐盛氏在家誘令
與該氏姦夫傅七通姦有辱顏面義忿莫毆將
張李氏殺傷致斃自應首照擅殺人科斷將
高劉且照擅殺律擬絞監候傅七等擬以枷杖

等因具題經臣等查律載謀殺人造意者斬監
候又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以鬭殺論鬭殺者絞
監候又各等語此案劉且因鄰婦張李氏于三
月間容止該犯表妹徐盛氏在家誘令與該氏
姦夫傅七通姦嗣該犯撞遇徐盛氏向斥張李
氏聽聞爭吵復將向揚嚷該犯隱忍未較迨七
月間盛氏復至李氏家與傅七續舊被其叔盛
輝至窺破姦情將盛氏攆逐李氏疑係該犯挑
唆卽向扭結經伊父向懷將子毆罵而散次晚

復囑令傅七尋毆該犯聽聞忿激深知李氏獨處決意致死越墻入室見李氏睡熟拾磚毆其太陽腮脥而出慮其未死復入取菜刀砍傷李氏左額角等處殞命該前撫以商劉旦與徐盛氏係姑表兄妹因李氏咨止盛氏在家誘令與傅七通姦有辱顏面殺由義忿將商劉旦照擅殺罪人律擬絞監候等因查擅殺原包謀故而言但必係應捕之人致死罪人方可以擅殺定擬今已死張李氏誘令徐盛氏與該氏姦夫傅

七逼姦因屬罪人惟商劉曾氏與盛氏雖係姑表兄妹盛氏業經出嫁與該犯已無服制如果激于義忿嘗嚴盛氏在張氏家與傅七通姦時該犯近在緊鄰何不立時糾同氏叔盛耀舜等往捉姦乃事隔數月聽聞李氏囑令傅七尋覓起意將李氏殺害並非激于義忿其中自必另有別情且核其致死情形並恐另有同謀加功之人此等疑竇甚多總之該犯不但並無應捕之責而被殺之張李氏與該犯更不相干淡自應

根究實情按謀殺本律科斷今該撫以擅殺罪
人定擬殊未允協案關斬絞人命臣部礙難率
覆應令新任巡撫另委賢員提集人證虛衷研
鞫務得致死確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行核
覆等因嘉慶七年十二月初二日題初四日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欽此咨行去後茲據該撫鐵　疏
稱當經飭提人證至省飭委濟南府知府張鵬
昇濟南府同知王鴻兗州府同知竇蓮照部
駁情節會訊明確改擬招解研訊據向劉且供

稱伊姑母自幼許與盛樺羨爲室尚未過門病
故盛樺羨另娶李氏生女徐盛氏認伊家爲姑
表親戚盛李氏旋亦物故嘉慶六年三月初間
徐盛氏歸寧因伊父僅貫房屋一間住宿不便
暫在張李氏家借宿張李氏誘令與麥大傳七
通姦醜聲外揚該犯因與徐盛氏視戚不好坐
視又不便干預管賬適徐盛氏之父外出該犯
向氏叔盛樺舜告知囑令管教嗣擅遇徐盛氏
自張李氏家走出面斥其非徐盛氏並未向言

張李氏聽聞斥該犯造言生事與之爭鬧經盛輝舜將徐盛氏逐回夫家張李氏從此挾嫌時向該犯辱罵該犯畏其潑悍隱忍未較是年七月初間徐盛氏復回張李氏家與傅七續舊被盛輝舜查知攆逐張李氏復疑該犯主唆扭結詈罵經犯父商懷同張李氏賠禮並將該犯喝罵而散十五日早徐盛氏回歸夫家張李氏復將該犯辱罵迨點燈時該犯路經張李氏屋後聞該氏囑令傅七尋衅毆打該犯因張李氏誘

今徐盛氏與傳七通姦屢被譏訕辱詈心已不平茲又囑令傳七尋事毆打逾加忿恨起意致死覓傳七已去張李氏家無他人二更時分乘其夔睡熟私自出門至張李氏家後門越墻入室拾磚毆傷張李氏右太陽右腮頰張李氏喊叫一聲即不能轉動該犯慮人聞知將磚擲棄走出外間聽聞張李氏尚能喘氣順取桌上菜刀轉身進房連砍張李氏左額角右頷頦咽喉項頸等處殞命此致死寔情前供未甚明晰即

磚毆之後跳出墻外慮其未死復跳入砍斃之
語亦屬混供等語查張李氏勾引徐盛氏與傅
七通姦該犯如果激于義忿何以不邀同氏叔
偕往捉姦乃于數月後聞張李氏囑令傅七尋
毆頓起殺機難保無另有別情復隔別提犯反
覆究詰據該犯堅供寔無別項情事質之傅七
徐盛氏供亦相同矢口如一似無遁飾查商劉
且與徐盛氏並無服制非例許捉姦之人乃因張
李氏引誘徐盛氏與傅七通姦又因張李氏屢

次尋衅辱罵井屬令傳七尋毆一時忿恨起意
將張李氏殺害自應依謀殺本律科斷前照擅
殺罪人擬絞寔未允協將商劉且改擬斬候先
行刺字傳七等仍照原擬枷杖具
題前來　據此應如該撫所題商劉且應改依謀
殺人造意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該
撫既稱傳七係盛氏仍照軍民相姦例各枷號
一個月杖一百折責四十板盛氏係犯姦之婦
杖決枷贖交夫領回聽其去留餘悉原招等語
例非捉姦之　商劉且

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再此案應擬斬候錯擬絞候職名係淄陽縣知縣孫良炳前任兗州府知府現任兗沂曹濟道王朝梧相應一併開報附參等語除前任兗沂曹濟道王朝梧例止降留已經休致毋庸議外此案商劉旦忿激殺死張李氏自應根究實情按謀殺本律科斷承審各官定擬絞候殊屬錯誤應照斬絞人犯不能審出實情部駁改正之淄陽縣知縣孫良炳照例減為降一級留任查孫良炳有加二級應銷

去加一級抵降一級免其降級等因嘉慶八年

七月初四日題初六日奉

旨周劉且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直隸司

刑部爲報明事刑科抄出直隸總督顏 題前
事等因嘉慶九年四月十八日題五月二十一
日奉
旨三法司核擬具奏欽此本部會同都察院大
理寺會看得良鄉縣民婦韓王氏等誣賣魏王
氏不即贖回致伊翁魏大氣忿自縊身死一案
先據直隸總督顏 疏稱緣韓王氏籍隸良鄉
縣夫故乏嗣抱養尹姓幼孩爲子取名韓才種

地度嘉慶七年六月十八日有房山縣民魏
添幅帶同伊妻魏王氏出外尋工是日將晚行
至賣冬庄欲行投宿適韓王氏在外閒坐詢知
來歷因見魏添幅愚拙伊妻年輕隨起意誘賣
即留住宿次早韓王氏捏稱崇各庄李王氏家
欲覓工作之人將魏添幅夫妻領至該村令其
在廟等候韓王氏同子韓才先赴素好之李王
氏家商議誘賣情由李王氏允從隨將魏添幅
夫妻留住家內許其尋主傭工至晚與魏王氏

同炕睡宿韓王氏與李王氏用言哄誘魏王氏
並未答理韓王氏與李王氏商謀設計至二十
一日乘魏添幅出外工作韓王氏李王氏向魏
王氏詭稱已尋有僱主隨令韓才李承祥一同
伴送起身行至中途韓王氏誘令改嫁魏王氏
不允韓王氏等節以既不情願歸還飯錢五千
文之言向其挾制魏王氏無奈隨同進京至李
王氏素識之范倪氏家担稱魏王氏夫故家貧
伊翁魏大托伊等至京尋主嫁賣范倪氏信以

爲覓因李三曾托其爲戚聚妻次日邀李三至家看明講定身價大錢二十五千文李承祥煩不識姓名人寫契交價李三與范倪氏均不知拐賣情由李三隨將魏王氏接回家中韓王氏等將所得身價給范倪氏大錢三千五百文其餘待回至家經魏添幅查問韓王氏始稍支飾後因難以隱瞞始行寔告並捏稱身價原有大錢十千文因除去伊夫妻所食飯錢僅剩大錢六千五百文今其收受魏添幅不依韓王氏聲

言歸請飯錢給還伊妻魏添幅負錢回家告知
伊父魏大隨轉告知伊媳之冊王王氏共措大
錢三千五百文湊成大錢十千文於七月二十
六日找同韓王氏等一同進京韓王氏等又湊
集大錢八千五百文向李三取贖而魏王氏自
至李三之家日思翁姑夫壻不忍改嫁于李三
札致伊戚同京完婚之際該氏即將實情向李
三之妻訴知轉告李三李三畏懼即向范倪氏
告知囑其寄信令韓王氏等到京取贖追魏大

等到京李三元贖惟因韓王氏名下尚短原給
身價大錢六千五百文囑令魏王氏暫住數日
俟韓王氏錢文交清始行送回至二十九日魏
大與韓王氏吵鬧後即出京回家將情由告知
妻子旋因伊媳未回懷忿莫釋輒萌短見即於
八月初一日起更時分潛赴韓王氏門外樹上
自縊殞命報縣驗詳飭審御經司聽以情節未
協駁回覆審供認不諱詰無久慣開窰誘娶婦
女藏匿勒賣情事查韓王氏見魏王氏少艾伊

大魏添幅邑拐帆敢起意向同学王氏設計拐賣在途誘令改嫁魏王氏不允又逼索飯錢五千文向其挾制魏大往向取贖該氏猶不備辦錢文將魏王氏自行贖回以致氏翁魏大忿激投繯殊屬不法將韓王氏依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當經臣部詳核全案供招魏王氏同伊夫魏添幅投宿韓王氏家韓王氏起意拐賣即以不如改嫁之言向該氏哄誘魏王氏如果不願自當立時拒斥何以僅止不答並不告知伊夫

迫後被韓王氏等誘至中途復勸改嫁該氏如果堅執不從韓王氏等亦不能强其同行如韓王氏韓才李承祥李王氏等四人或有用强抑拐情事即當訊取確供按例定擬而韓王氏又止有還索飯錢一語即謂該氏情出無奈隨同至京乃憑媒嫁賣始終隱忍並無一言說破被誘情節是其和同相誘魏王氏或早萌背夫改嫁之心否則豈肯甘心聽誘之人而謂其被誘不知情之理且民翁魏大因何自縊身死尤

須究明致死實在根由如因韓王氏短交身價
李三將魏王氏措留不令贖同魏大以伊媳未
回懷忿短見則罪坐所由自應以韓王氏擬
抵今該督將魏王氏依被誘不知情科罪而魏
王氏之是否背夫改嫁及魏大縊死之由俱未
審訊得實供情既屬支離引斷殊未允協案關
重大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督遴委賢員虛衷
研鞫務得確情按律妥議具題到日再議等因
嘉慶八年十月十四日題十六日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欽此等因題駁去後茲據該督疏
稱當經檄提犯證來省飭委保定府知府吳兆
熊審訊明確仍照原擬由司覆審招解臣提犯
研鞫據魏王氏供稱嘉慶七年六月十八日該
氏同夫魏添幅出外尋工走至良鄉縣竇各庄
有韓王氏向該氏等詢明來由即行留宿次日
領至李王氏家李王氏令伊夫在村傭工為
該氏另尋僱主是晚該氏與韓王氏李王氏同
宿韓王氏聲言不如改嫁該氏以語非情理聽

閉氣忿是以不為答理維時伊夫在外與韓才
等住宿無由見面故亦未向伊夫告知該氏如
果業已情願自必通同一氣韓王氏等領該氏
出門之時何必猶以覓有僱主之言向騙該氏
復何以尚欲等候伊夫之言向告因韓王氏聲
言伊等代為傳述始與同行迨走至中途韓王
氏等復勸改嫁該氏仍堅執不從韓王氏等節
以歸還飯錢之言挾制幷聲言如若到京說出
實情定行打死向嚇韓王氏等男婦四人皆屬

兇惡該氏年少孤身又已被誘在途無奈隨行
進京至范倪氏家韓王氏等左右不離故亦不
敢說出實情嗣李三被戚聚賣該氏同家該氏
一聞韓王氏等已走即將被誘情由向李三之
妻告知委無甘心聽誘背夫改嫁新事訊之韓
王氏亦稱初次誘令魏王氏改嫁伊即忿形於
色並不答理是以未向再言亦不令其夫婦見
面二十二日仍揑以尋有僱主誘令同行走至
中途復勸改嫁魏王氏原堅執不從係該氏等

嚇逼隨行憑媒嫁娶並非出於魏王氏情願至
魏大措錢往贖該氏短交身價不能將魏王氏
領回與該氏爭鬧後在該氏門首自縊身死質
審李王氏供亦相同即提訊范倪氏亦以韓王
氏等領魏王氏至伊家內住宿一夜見魏王氏
愁眉不展毫無喜悅之心似係不願改嫁因李
王氏告以魏王氏憶念故夫所致是以相信誑
媒各等語究詰至再供不移查魏王氏如果情
願背夫改嫁何以韓王氏等引領日門之時猶

韓王氏

以詩有僱主相騙及至李三家內又何肯吐實情自取敗露且韓王氏李王氏係同商誘拐魏王氏之犯如魏王氏實有自願改嫁之事韓王氏等豈肯代為隱飾甘心認罪至魏大用因伊媳背夫改嫁氣忿短見何以不於伊子告知之時在於家內自盡乃於韓王氏短交身價不能將伊媳贖回與韓王氏爭吵之後始至韓王氏門首輕生核案揆情魏王氏實係被韓王氏等設計誘拐嫁賣並未和同相誘亦非萌有背夫

改嫁之心而魏大委係韓王氏短交身價不能
將伊媳魏王氏贖回一時氣忿自縊身死初無
疑義查韓王氏見魏王氏年輕即起意拐賣商
同李王氏誘騙未從又設計誆至中途挾制恐
嚇令有不得不從之勢迫魏大往向取贖該氏
猶不備足錢文以致魏大氣忿自縊身死殊屬
不法該氏誘拐婦女已干繯首今致魏大自盡
罪無可加自應仍按誘賣問擬將韓王氏仍照
原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查此案先經 臣 部以韓王氏唆誘魏王氏改嫁魏王氏如果不願何以始終隱忍並無一言說破被誘情節恐其卑萌背夫改嫁之心且未據究明氏翁魏大因何自縊寔在根由是以駁令覆審去後今據該督疏稱韓王氏寔係誘拐魏王氏嫁賣未從復又設計誆至中途挾制恐嚇令其不得不從之勢且魏王氏於韓王氏等走後左右無人挾制因思念翁姑夫壻即於李三札致伊戚回京完姻之時向李三之妻訴

知實情寄信韓王氏等取贖其爲並無背夫改
嫁之心尤屬有據至魏大丢係因韓王氏短交
身價不能將魏王氏贖回一時氣忿自縊仍照
原擬具題核其情罪尚屬相符應如該督所題
韓王氏合依誘賣婦女不分已賣未賣被誘之
人不知情爲首絞監候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
該督既稱李王氏聽從設計誘賣得錢分用自
應科以爲從之罪第該氏有夫李承祥係屬共
犯應罪坐其夫男李承祥尚未弋獲應與在逃

之韓才飭令嚴緝獲日另結魏王氏被韓王氏等嚇逼嫁賣並非甘心被誘背夫改嫁仍照前議究其坐罪給與本夫魏添福領回完聚李三前已訊明並無知情故買亦無措留情弊既知被誘情由乃因韓王氏身價未定不即給領究有不合李三亦請仍照原擬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折責三十板飭令宛平縣傳案照擬發落范倪氏訊非知情媒合應毋庸議韓王氏未還李三身價大錢六千五百文照追給領餘壽均

應如該督所題完結並令飭緝在逃之李承祥
韓才務獲照例辦理再該督而疏內稱飭取該
州將該氏錯擬重罪職名另文咨參等語除錯
擬職名俟該督另參到日再行核擬外此案查
辦韓王氏等聽誘魏王氏至京嫁賣不行查拏
之地方官例有處分應仍移咨該督查取職名
咨送吏部查議等因嘉慶九年八月十六日題
二十一日奉
旨韓王氏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